

~ 周作人著 ~

药味集

周作人

著

浅浅落笔却字字滚烫，
灼疼了你我的回忆。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一纸薄凉看透众生，
品读周作人的温情与苍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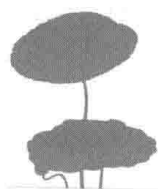
药味集

是如此。在家人也不打诳语。

课外借

药 味 集

周作人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药味集 / 周作人著. — 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8.5

ISBN 978-7-214-21550-5

I. ①药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杂文集 - 中国 -
现代 IV. ①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93261 号

书 名	药味集
著 者	周作人
责任编辑	石 路
装帧设计	末末美书
版式设计	张文艺
出版发行	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pph.com
印 刷	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5
字 数	84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21550-5
定 价	35.00 元



周作人

序

鄙人学写为文章，四十余年于兹矣。所写的文字，有应试之作，可不具论，有论文批评，有随笔，皆是写意之作，有部分的可取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，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而已。其内容则种种不同，没有一定的界限。孔子曰，吾少也贱，多能鄙事。鄙人岂敢高攀古人，不过少也贱则相同，因之未能求得一家之学，多务杂览，遂成为学艺界中打杂的人，亦不得已也。若言思想，确信是儒家的正宗。昔孔子诲子路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鄙人向来服膺此训，以是于汉以后最佩服疾虚妄之王充，其次则明李贽，清俞正燮，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。疾虚妄的对面是爱真实，鄙人窃愿致力于此，凡有所记述，必须为自己所深知确信者，

才敢着笔，此立言诚慎的态度，自信亦为儒家所必有者也。因此如说此文章思想皆是国粹，或云现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，殆无不可。我很怕说话有点近于夸大，便不足取，但是这里实在是很谦虚的说的，只因不愿虚伪的谦逊，故或不免过于率直耳。自丁丑至庚辰此四年中，陆续写有六十余篇，兹因书局之需，择取其三分之一，得二十一篇，公之于世，题名曰药味集。拙文貌似闲适，往往误人，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，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，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，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，鄙人甚感其言。今以药味为题，不自讳言其苦，若云有利于病，盖未必然，此处所选亦本是以近于闲适之文为多也。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，作者自序于知堂。

目 录

- 关于朱舜水 /001
关于陶筠厂 /008
关于杨大瓢 /015
关于范爱农 /023
玄同纪念 /030
记蔡子民先生的事 /036
元元唱和集 /042
四鸣蝉 /046
老老恒言 /053
鲈话 /060
春在堂杂文 /065
禹迹寺 /071
卖糖 /077

撒豆 /081
上坟船 /087
缘日 /092
蚊虫药 /097
炒栗子 /101
野草的俗名 /105
谈俳文 /115
再谈俳文 /124
日本之再认识 /138

关于朱舜水

朱舜水是我们的大同乡，他与王阳明都是绍兴府属余姚县人，在民国成立前后特别受国人的崇敬，杭州清泰门内立祠，遗书重刊，大概都是民国一二年间的事。我虽然想搜集乡贤著作，但是愿大而力薄，所收只能以同在府城的山阴会稽为限，此外如萧山之毛西河王南陔，余姚之黄太冲邵念鲁，目的是在于买书，不尽由于乡曲之见了。《舜水遗书》也以同样原因买有一部，可是不曾怎么细看，因为第一这是铅字印本，虽说是吾乡马一浮所编校，错字却非常的多，读下去很不愉快，第二朱君的节义固极可钦，其学问则非我所能懂，盖所宗无论是王伯安是朱仲晦，反正道学总是不甚可解的。近来偶阅新井白石的《东雅》，见其中常引舜水说，以关

于果蓏树竹，禽鸟鳞介各门为多，有些注明出于《朱氏谈绮》，我这才知道他对于名物大有知识，异于一般的儒者，于是重复找书来读，十年耽误虽是可惜，唯炳烛之明，总胜于终身面墙，则亦正复可喜耳。

《舜水朱氏谈绮》四册，早见于名古屋一旧书店目录中，十年前亡友马隅卿君常常谈及，这是什么样的书呢，却终未决心去买来一看。近日寄信去居然买到了，宝永五年刻本，即西历一七〇八年，纸墨如新，不似二百三十年前物。书凡三卷，据舜水门人安积觉序文云，卷中二册本是舜水为水户侯所著之《学宫图说》，卷上系懋斋野传问简牍笺素之式，深衣幅巾之制，旁及丧祭之略，记其所闻，卷下则今井弘济概举所闻事物名称，分类罗列，汉和并记，间有说明，《东雅》所引大抵出此，文集中有答问三卷，亦被征引数条。安积氏《澹泊斋文集》中有与村篁溪泉竹轩书，以为舜水自有其大学问大文章，此书琐屑殊不足观，以重违水户侯遗教，故为编刊，所撰序文亦是此意，而以委曲出之，如末尾所云：

“昔鱼朝恩观郝廷玉之布阵，叹其训练有法，廷玉惻然曰，此临淮王遗法也，自临淮歿无后校旗事，此安足赏哉。览者有味乎斯言，庶为得矣。”此是正统的看法，亦自有道理，但是离开了政事与理学，要知道一个

人的情性，从有些微小的事情上去看，反能明了真相，也正是常有的事。原公道著《先哲丛谈》卷二记朱舜水事十三条，其十一云：

“舜水归化历年所，能倭语，然及其病革也，遂复乡语，则侍人不能了解。”又同卷中记陈元赞有一条云：

“元赞能娴此邦语，故常不用唐语。元政诗有人无世事交常淡，客惯方言谈每谐，又君能言和语，乡音舌尚在，久狎十知九，旁人犹未解句。”此二则所记，皆关于言语小事，但读了却有所得，有如小像脸上点的一个黑子，胜过空洞的长篇碑传。文集里的疏揭论议正经文字，又《阳九述略》《安南供役纪事》等，固足以见其学问气节，但是集里的书牋九卷，答问三卷，《谈绮》三种，其琐屑细微处乃更可见作者之为人，是很有意思的资料。《谈绮》卷上关于信函笺疏的式样，神主棺木的制法，都详细图解，卷中说孔庙的构造，大有《营造法式》的派头，令人不得不佩服。安积氏著《朱文恭遗事》中云：

“藏书甚少，其自崎港带来者不过两簏，而多阙失，好看《陆宣公奏议》《资治通鉴》，及来武江，方购得京师所镌《通鉴纲目》，至作文字，出入经史，上下古今，娓娓数千言，皆其腹中所蓄也。”在别一方面，他的常识亦甚丰富，卷下辨别名物，通彻雅俗，多非耳

食者所能知。答小宅生顺书之一有云：

“来问急性子，仆寡陋无所知，于药材草木鸟兽更无所知，然闻急性子乃凤仙花子，不辨是非，触手即肆暴躁，未知是否。”此岂无所知者所能写，至答小宅问中历说沉速诸香，尤为不易，无怪今关天彭文中疑舜水留滞安南系在经商，故熟悉香料也。答野节书中云：

“敝邑青鱼有二种，乃池沼所畜，非江海物也。其一螺蛳青，浑身赤黑色，鳞大味佳，大者长四五尺。其一寻常青鱼，背黑而腹稍白，味次之，畜之二年可得三四尺，未见其大者，以其食小鱼，故不使长久。”案范啸风著《越谚》卷中水族部下云：

“鯖鱼又名螺蛳青，专食螺蛳，其身浑圆，其色青，其胆大凉。”此螺蛳青正是越中俗语，不意范氏之前已见于舜水文集，很有意思。《谈绮》卷下天时部首列“零糖”，下注和语，盖是冰柱。《越谚》云，“呼若零荡”，此俗名通行于吴越，若见诸著录，恐亦当以此为最早矣。记圣庙建筑那么细致严密，说名物时又多引用俗语，看似抵忤，其实乃出于诚笃切实，二者反可互证也。《遗事》中云：

“文恭自持严毅，接人和愉，与客谈论，间及俚谚嘲笑之事。”

“不能饮酒，而喜客饮，时或对棋，棋不甚高。”此

所写皆有意昧，有颊上添毫之妙。《遗事》中记舜水所述只好州苏作判通一诗，又一则云：

“有媒人极言女子之姣，娶之而丑，夫家大怒，欲殴媒人，其人骂曰，花对花，柳对柳，破粪箕对生苕帚。生音芝，俗字，犹言敝苕帚也。”案于此可想见舜水之风趣，欲使异邦学子领取此谐味固亦甚难，则其寂寞之情亦可想也。生字音芝训敝，今无可考，《易余龠录》卷十引顾黄公《白茅堂文集》书徐文长遗事云：

“文长之椎杀继室也，雪天有童跣灶下，妇怜之，假以褰服，文长大骂，妇亦骂，时操櫪取冰，怒掷妇，误中妇死。县尉入验，恶声色问櫪字作何书，文长笑曰，若不知书生未出头地耳，盖俗书櫪作生也。尉怒，报云用生杀，文长遂下狱。”注云，櫪音瞿，《释名》云，四齿杷也。案今越中不知有铁器名瞿者，四齿杷农夫掘地多用之，则名曰铁勺，别有一种似锄而尖，更短更坚厚，石工所用，通称山支，或可写作芝音之生字，唯平常人家不备此器，取冰不必需此，灶屋中亦无冰可取也。二百余年言语或不无变迁，可惜查不着这生字的现身了，但在朱顾二公遗文中得见此俗语奇字，亦很有意思的事耳。

谈舜水的著作，不可不说到那篇《阳九述略》。这是辛丑六月写给门人安东守约的文章，说明朝灭亡的原

因，归结于士夫之作孽，人民之困苦叛离，自具深识，又谓清兵陷北京，布散流言，倡为均田均役之说，百姓多为所惑，亦是异闻，与记虏害诸条皆可备考，文繁今不能多引。上文提及安东守约，这也非说几句不可。舜水居东久，知人甚多，书牋九卷中与东邦人士者居其八卷，可以知之，及门亦不少，唯自谓只安东一人可称知己，其交谊之深密盖虽安积亦不及也。书牋第一卷中有与孙男毓仁书，详记其事，今录于下：

“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，先年南京七船同住长崎，十九富商连名具呈恳留，累次俱不准，我故无意于此，乃安东省庵苦苦恳留，转展央人，故留驻在此，是特为我一人开此厉禁也。既留之后，乃分半俸供给我，省庵薄俸二百石，实米八十石，去其半仅四十石矣。每年两次到崎省我，一次费银五十两，二次共一百两，苜蓿先生之俸尽于此矣。又土仪时物络绎差人送来，其自奉敝衣粝饭菜羹而已，或时丰腆则鱼鲙数枚耳。家止一唐锅，经时无物烹调，尘封铁锈。其宗亲朋友咸共非笑之谏沮之，省庵恬然不顾，唯日夜读书乐道已尔。我今来此十五年，稍稍寄物表意，前后皆不受，过于矫激，我甚不乐，然不能改也。此等中原亦自少有，汝不知名义，亦当铭心刻骨，世世不忘也。奈此间法度严，不能出境奉候，无可如何，若能作书恳恳相谢甚好，又恐

决不能也。”文集铅字本多误，今据《先哲丛谈》卷三所载录入。此书盖作于延宝六年，其时毓仁至长崎，于今二百六十二年，遂觉古人之高谊清风不可复见矣。

关于陶筠厂

陶筠厂有各书抄读，《筠厂文选》中录其小引二十篇，寒斋藏有《帝京景物略》及《钟伯敬集》两种抄读，近日又从乡间得到三种，即《越绝书》《吴越春秋》《陶靖节诗文集》，各有引一首。《文选》中《吴越春秋钞》引云：

“古今传侠士美人，莫《吴越》若矣，犹恨赵氏叙西施郑旦不详也。《吴越》各传五，记多怪诞，文遂陆离，合于盲腐史者什之三四，合于《越绝》者什之五六，度彼参此，略短取长，是在读者心识之耳。《汉魏别解》首《吴越》，次《越绝》，选不数传，传不数篇，河上之浆偏以荆邦之贼两载，薛烛之剑不与要离之矛并收，岂真不欲如羽陵蠹鱼食尽仙人字哉，吾知爱之所割

者多矣。”抄本则云：

“侠士佳人，两两相映，红粉宝剑，沁人心脾，莫《吴越》事若矣，然犹恨赵氏叙西施郑旦欠详也。浣纱石，响屧廊，颦里之眉，沉湖之貌，何竟不一为点缀，将恐英雄气短，儿女深情，不欲以脂粉污笔墨耶。《吴越》各传五，卷三，记多怪诞，文遂陆离，合于盲腐史者什之三四，合于《越绝》者什之五六，度彼参此，略短取长，是在学者心省之耳。至若《越无余外传》所载，嬉砥山而吞薏苡，孕剖胁而产高密，以暨大禹之记天柱，号宛委，金简青玉，白银琢文，赤绣男子，苍水使者，倚歌覆釜，拊哭缚人，狐尾疮痍，禽呼咽喋，若斯之类，颇新耳目，要非鸿文巨篇，不过与《吴太伯传》同为因流溯源之作，作者精神究不聚此。呜呼，古人穷愤著书，后之览者不能无所感也，尤不能无所舍，余所为读《越绝》一书，每恨女娲不尽补离恨天，兼读《吴越春秋》，又叹相思地不为费长房缩尽也。携李叶来甫欲以孙武利刃加西子之颈，岂不有感而言之乎。其与西湖黄仲霖作《汉魏别解》，首《吴越》，次《越绝》，尤啧啧不容吻，乃选不数传，传不数篇，河上之浆偏以荆邦之贼两载，薛烛之剑不与要离之矛并收，岂真不欲如羽陵蠹鱼食尽仙人字哉，吾知其爱之所割者多矣。鉴湖陶及申题于蒙池山之绛桃馆。”其语颇繁缛，盖是少